

王仲荦主编

历史论丛

第四辑

齐鲁书社

历史论丛

第四辑

王仲荦 主编
葛懋春 编辑

齐鲁书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历史论丛

第四辑

王仲荦主编
葛懋春编辑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 13印张 283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书号 11206·66 定价 1.55元

目 录

章太炎先生清末旅台论文一束·····	(1)
清廷侦获逋臣论·····	(2)
台湾设书藏议·····	(4)
论清旗田·····	(7)
谆劝垂纶·····	(9)
书清慈禧太后事·····	(10)
俳谐录·····	(12)
平矿论·····	(13)
视天论·····	(15)
刻包氏《齐民四术》第二十五卷序·····	(18)
答康有为书〔附〕康有为来书·····	(20)
人定论·····	(22)
论亚东三十年中之形势·····	(24)
党碑误凿·····	(26)
论学校不宜专校语言文字·····	(28)
答梁卓如书·····	(30)
绝颂·····	(32)
书《原君篇》后·····	(34)
台湾祀郑延平议·····	(36)
摘《楞严经》不合物理学两条(一)·····	(38)

摘《楞严经》不合物理学两条(二)	(40)
非岛属美利害论	(42)
论医师不宜休息	(44)
三门割属意国论	(45)
究移植论	(47)
失机论	(49)
东方格致(一)	(51)
东方格致(二)	(53)
东方格致(三)	(54)
东方格致(四)	(56)
东方格致(五)	(57)
东方格致(六)	(58)
东方格致(七)	(60)
东方格致(八)	(61)
东方格致(九)	(62)
东方格致(十)	(64)
东方格致(十一)	(66)
东方格致(十二)	(67)
《论语》“权”字义疏	
——《中国权说史略》第二章初稿	赵纪彬(69)
《坚白论》结构试探	杨俊光(90)
《吕氏春秋》的独特风格和创新精神	牟钟鉴(104)
《大学》、《中庸》和宋明理学	余敦康(121)
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	
——兼评“气”的一元论	祝瑞开(145)
《史记》体例论述	许绍光(166)

读《史记会注考证》识异	李廷先 (178)
明清之际三子之异同	孔 繁 (201)
王夫之与老庄哲学	李 申 (215)
王夫之历史观研究	韦典华 (244)
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	侯宜杰 (274)
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二次革命(下)	胡绳武 金冲及 (316)

章太炎先生清末旅台论文一束

编者按：1898年9月，清政府下“钩党令”，章太炎先生避地台湾，于12月4日（阴历10月21日）抵达台北。《台湾日日新报》12月7日发表《社员添聘》消息一条云：“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号枚叔，经于昨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北，现已入社整顿寓所矣。”

次年6月10日（阴历5月3日），先生又由基隆转赴日本，住台湾者半年余。

太炎先生旅台事迹，《太炎先生自编年谱》和《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记得都很简略。据他写给汪康年的信和《台湾日日新报》，知道太炎先生初抵台北，即到台湾日日新报社任职，自此至1899年6月，他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

章氏在台湾旅居半年，由于经常抨击清政府，并同情康、梁，因此为该报所不容，才仓卒去台。

章氏在台论文，皆先后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经日本群岛高等专门学校阿川修三先生辛勤搜集和发现。1982年，日本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特地复制寄赠，并志谢意。

清廷侦获逋臣论

昨读新报有云：“清廷西太后，密谕驻扎东京公使，令谋缚康有为，若不能，亦必设法杀之。”嘻异哉！吾不意圣神文武自比于补天之神媧者，而竟为此穿窬草窃之行也。夫有为之功罪，天下异议，而凡毗于后党者，则固欲得而甘心，此无足论者。独以公法论之，彼既遁于日本矣，将声罪致讨而执之乎？抑将诱而执之乎？其声罪致讨而执之也，则出国门一步，而有司之治，已不能假借于我。公使虽智勇绝人，其能抗违公法，以阑入邻国所治之域哉！以其诱而执之也，必给之陷入使馆，而后公使得施其全权，刳之割之，炮之炙之，可以惟吾所欲为。虽然，往者龚照璠之于孙文，尝有是举矣，而卒为英人所迫胁，索之生还。夫孙文以医药小技，鼓动黔粤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于中国与否，尚未可知，而英人已护之如是。今有为柄用，百日之政，粲然见于记载，中外贤哲，莫不喁喁想望风采，其与夫孙文者，岂直舆薪秋毫之比哉！苟可赎也，人百其身。为日人者，将竟听其陷入于奔获而弗之救耶？是又不可得之数也。二者皆不可得，而为设法杀之之计，以清室之文母，为异国之荆轲，事果可成，受盗贼之名何害，吾特恐纪纲整飭之国，徼巡警柝，皆不若中国之疏，狙击未成，而身先受盗贼之戮，辞所连染，则且以长信詹事为渠魁。其为邻国观笑，岂有既哉。

且有为之抵芝罘，太后已夺政也，其获救于重庆商船，虽未入吴淞口，而已在蓼角嘴以内也，不能执之于国，而欲执之于邻，不能刺之于口岸之内，而欲刺之于重瀛之外，是犹待虎兕之出柙，而方责虞人以具弓矢张置罗也，岂不远哉。

虽然，吾闻某星使者，盖尝入保国会，而后以倒戈得志者也，其少时尤狙诈无行，天性未革，常思得康有为以为功。惧其所遣壮士，爆药匕首，已骈布于三神山之下矣，为有为者，其亦慎所进止，以保万民倚赖之身哉！

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16日，署名为藟汉阁主稿。藟汉阁主，即章太炎。

台湾设书藏议

民之智愚穷，岛与大陆均也，然而或为僻壤，或为文明之国者，何哉？天地以江海之峡分町畦，处乎一畦者，其礼俗风教，老身长子，而不与比邻相迺达，是以智民伏匿，惟愚之萌，裔卷而无所寤。虽然，化其偏者则视乎土宜，因乎民俗，操剂量而致之中和也已矣。

台湾者，闽南之大屿也。吾闻西方测候家之言曰，自雪山以东，赤道以北，恒风所发，其枢自台湾始。故其民剽悍而劲，濒海舄鹵，以鱼盐为业，士则带刀习技击，莪文疏阔，具闽学之体，而稍陵迟衰微。曩隶支那，澶漫为礼，摘僻为乐，以声病帖括困其民，齷齪苛细，非其所好也。自午未而降，疆埸之地，一彼一此，而归乎东国。东国种教，故与支那如合契，独其在官之政，不能无小异，其语言又待舌人而通，与接为构，勿得其楮，故习于东学者，若骐驎越淡水，仰睇厦门，而逮乎侯官，俛睇香港，而逮乎番禺。其舟楫之贾，逐什一以为利，所操皆每生之具，未有资图籍归者，欲被民以文化而不可得也。故习于汉学者，若连理之木。嗟乎！逝者之日滔也，养夜之不暘也，吾黄人若是也久矣。台失教百年，曩版图未易，法度弛顿，尚归咎于学官之失职；今违乱国而之治世，犹自安朴儻，不与偕大道，其诸锢于习俗而未之脱乎？其必非吾台民之始愿可知也。

余以鄙生，效轻材，讽说于禹域，遭时不淑，党锢祸起，同志婴戮，仓黄南走，负继沪尾，甫解维进其里，父老与语，民气之刚柔，法禁之缓急，稍稍得大略。比入闾塾，则东国小学之塾，亦宾然成行列，以教童髫而不以造成人，意稍嫌之，吾意都会之间，一丈之室，必有声出金石而通乎经世先王之志者，欲徵驾求之不可得，则又以为声病帖括之困，数年不瘳，今政俗既易，其当瞑眩而汗下无疑也。梓匠医方，言虽不文，必有通乎重力生物之学者，欲徵驾求之，又不可得。

客有复于余者曰：“自烽燹之祸，坟籍耗教，学者所操业尽矣，未尝为牧而群生于奥，未尝为田而鹑生于实，其可得乎？将与之从事于学塾，则书童之竹笞，壮夫其倦学焉。其抑者厚资其俊乂而使之游历于邻域欤？费固不貲，其士庶亦悼于行远州，居私议，惟请于太府，闾置书藏以棣通万物，费不过二万金，而士夫之浸溉者已多，斯殆可乎？”

余曰：“有是哉，昔王伯厚氏有言曰，自王子朝以典籍奔楚，于是倚相、观射父皆诵古训以华其国，而《楚辞》与《周南》同风，典籍之益人也如是。夫荆楚之域，筓路蓝缕，其民腾蹕于枳棘之间，一朝得册籍于柱下，而民智恂达，若出幽谷。今台之民，皆漳泉旧民也，虽越海而处，询其故俗，有黄幼平民之遗学焉。中据赤嵌，又舜水朱氏之所以发德音也。其与夫筓路蓝缕而腾蹕于枳棘之间者，其亦远矣。苟建书藏，时有所假贷迳录，将鳧噪以承之，薰菝以诵之，于翟以儻之，不过三年，而其气足以大遂，人宵天地，夫何远哉！乃若其书，则取于和汉者各半，姑缓西文焉，于二国之籍，简其要言，而去其华辞，先其普通，而后其专门之学，以三万卷为率，使能者为之目录，分别部居，而撮举其大旨，以为缀学者涂径。夫

台民之孟晋逮群，异时必有超轶乎大陆者，是则所谓视乎土宜，因乎民俗，操剂量而致之中和者也。因论次其语，以谕疆吏之开化于是者。

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18日，署名章炳麟。

论清旗田

满州入关以来，以近京五百里民地圈给八旗，而田之者皆汉人，秋冬输租，以庄头主其事。唯此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游民，乃安坐而食之，生齿日繁，啗食不给，于是有质之汉人者。乾隆四十四年，户部赎八旗入官老圈地二万七千余顷，令直隶州县，徵租解部，于年终普赏一月钱粮。此其所以待满蒙者至厚，然而玉卮无当，终不可满，食之者疾，为之者舒，乃使为饿殍流骸而后止。古者或头会箕敛以饱枝官，乃英主黷武，则亦横征于下，未有虚郡国仓廩以养旧京百族之民者。夫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于是业刷财匱，而屯田之议起。

当乾隆初，御史范咸言宜建兴京为都会，择可垦种之地，遣旗人前驻牧。其余如永吉州、宁古塔、黑龙江，幅员不下四五千里，其间或设牧厂，或废为闲田，甚可惜也，宜使旗人屯种便。直隶总督孙嘉淦以为独石口北行三十里，即为平原广野，又五十里为红城子，又百余里为开平城，其间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张家口外北行七十余里为兴和城，西行百余里为新平城，其间可耕之田，亦不下数万顷，宜择近城平方宽衍者，划为公田，余为民田，每垦民田二顷者，必令垦公田口顷，民田以为世业，公田分给旗人。议者以为不便，格不行，惟拨往拉林屯垦。嘉庆十一年，议以八旗闲散屯吉林，会秋收

不丰，事中止。至十九年，始设中左右三屯于吉林之双城堡，袤七十里，广百三十里，地以晌计，大晌十亩，而得粮四五石，肥者自倍。一石之粟，准食石二有半，分三屯为百二十屯，凡地九万数千垧，人三十垧，三十户而一屯，然多吉林奉天土箸，而自京师发往者寡。时吉林将军富俊欲屯伯都讷围场，以为可得地二万余垧。道光初，吉林将军松筠又请开养什牧及大凌河马厂，议亦格不行。至今七十年，畿甸之地，孳乳日多，生计日促，仰给南漕，犹如故也。

嗟乎！自长城以内十九布政司，民数至四百兆，深耕疾耰，老弱尚有冻馁者，又取其余以养贍满蒙，欲民生之不匮，左藏之不罄，何可得也。且所以养贍之者，为其可以成劲旅也，发捻以来，南征北讨，无八旗一卒，其效与绿营等，今绿营将改为练军，而八旗之素餐如故，呜呼！其优恤过于丰沛父老矣。乃者索伦东海诸部，蚕食于俄罗斯，为八旗子弟者，宜以屯田兼兵事为汉人纾生计，为国家效死力，及今营之，犹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而枋政者，或护惜之，故曰乾鹊之爱其子也，哺之稻粱，不使高飞，以为同翔槽巢之间，虽有智者，不能与我争也，雕鹗至，攫而食之，又焉得故巢一寸也。

本文1898年12月18日，署名药汉阁主。

諄劝垂纶

天地之美利在山曰冶，在泽曰渔，以其俛拾即是，不必以恒产制之也，而开矿之利，所费已多，或至折阅，且使无验苗之矿师，亦未便瞽瞍从事，若以捕鱼为生，则所资长物，不过一艇一罾，植竿而泊，张罗而取，无水耕火耨之劳，而有割鲜烹肥之乐，此尚父子陵所以甘心于是也。

台北自沪尾入口，溯淡水港，澄流三十里，水族所聚，钓徒所资，无过是者，而尺泽之鲋，贵哉盈千，岂其从事于渔钓者少欤？吾闻斥鹵之地，其民皆凿窳而偷生，独绝流垂饵，则皆所乐趣，今何其寂寂也。台地绵亘二千里，土膏愤盈，称为富饶，而千金之家，未云骈衍，榛莽之气，不尽涤除，固由地利未尽，抑亦凿窳偷生之效也。即渔钓一端，已可概见。所愿稍忍劳苦，从事垂纶，则饭稻羹鱼之乐，必有甲于南洋群岛者。世有豫且其人乎！吾将舍豪素而从之游矣。

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18日，署名为蕙汉阁主。

书清慈禧太后事

革政之狱，世或以斩断果贼，聘貽于慈禧太后，谓其始仁恕而终阴鸷，岂晚节之堕耶！呜呼！为是说者，其可谓以蠡测地，以锥视文，终身陷其埃壘之中而不悟矣。夫女戎召祸，残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始听政则有肃顺之狱，将反政则有朝鲜大院君之狱，复出训政，则有康有为、谭嗣同之狱，一人之身，而齿牙为猾，以殄戮志节之臣者，至于三数，而犹谓其晚节之堕，是犹以黏牡哺肝，叹惜于盗跖，而怪阳虎以不当窃宝玉大弓也，岂不远哉。

初肃顺者，宗室子也，性抗厉好任事，以郎中起家，文宗才之，稍益擢用，数年骤至大学士。每视事，辄藐其同列，同列争欲刺刃者，以上方向用，无以撼也。洪秀全据江宁淮汉以南，所在岌岌，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统练勇，战或出其境，所至克捷，湘军始重。大臣祁寯藻等阴逐之，赖肃顺为保全。左宗棠初在湖南幕府，威数摧寇，权藉甚，湖广总督官文害其功，密腾谤书以闻，上命廉得实迹，即就地以军法斩之。湘潭人王闿运者，故馆肃顺所，为求救，肃顺亦愤厉不平，立属鸿臚卿潘祖荫草奏为雪谤，而已自枢府左右之，乃复下诏赏宗棠，会胡林翼荐宗棠可大用，遂以举人赏加四品卿衔，其后定浙粤，平陇右，功烈无比，皆肃顺力也。呜呼！粤寇之救，人以归功于沅湘诸将，而勿知发纵指示者有人焉，此其于支那，

诚功罪参半，而在清室，则固与酈侯、子房比。及创痍既定，诸大帅铄茅土赐铁券者，盖以十数，未有以高鸟之尽，抱恨于藏弓者，而肃顺则先以诬拘死矣。始慈禧太后得幸文宗，生毅皇，文宗知其性黠猾，即千秋万岁后，必窃枋为宗社祸，阴欲效汉武杀钩弋夫人事，以访于肃顺，肃顺颺之，未泄也，奄人有漏其言者，为求援宣宗故妃，遂不果。咸丰十一年，上崩于热河，太后先入都，肃顺方护梓宫在途次，其旧怨刑部尚书赵光等阴嫉太后使垂帘听政，遽发命以谋篡诬肃顺，即道中擒治之，械送京师，斩菜市，盖垂帘之事，自元以来，六百年不见于载籍矣，一朝返之，而其祸败如是，甚矣女戎之为害烈也。

其后朝鲜大院君李是应者，以不悦于闵后，伉厉守高，因发饷哗其士卒，而闵氏行贿于中国诸要人，以达上听，太后命提督吴长庆就执是应，安置直隶。余以所闻，是应为人，其骨鲠持风节，大与肃顺等，当朝鲜外戚柄用时，权势熏灼，朝野侧目，舆金犖璧，日趋门下者无訾算，政以贿成久矣，自是应始革其弊，则朝政为一清，比闵氏入宫，而是应中道颓废，目睹韩社之屋，其端必自宫掖始，歔歔伏臆，不忍见危败，而兴晋阳之甲以讨之，又未尝尸其名以归于己，其诸可谓噍尾而晓音者欤。同恶相济，情也，故闵氏之憎是应，则慈禧太后必助成之，然后知古之惇史以外家蛊惑为戒者，其立言果非迂阔而远于事情也。

三十年以来，肃顺诛，是应囚，至今日则谭嗣同等六人又以齟齬荣禄，至同日伏尸市曹，康有为虽脱，亦几几不得自免，岂女主任事，则其祸必至于是耶。抑慈禧太后之志，则可谓始终不渝，而非其堕于晚节也已。

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25日，署名为荻汉阁主。